



中亚东干话调查研究

A Survey on Tungan Language in Central Asia

王森 等著



商務印書館



中亚东干话调查研究

A Survey on Tungan Language in Central Asia

王 森 王 毅 王晓煜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东干话调查研究/王森,王毅,王晓煜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010-5

I.①中… II.①王…②王…③王… III.①东干语—调查研究—中亚 IV.①H1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194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亚东干话调查研究

王森 王毅 王晓煜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010-5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5 1/4

定价:88.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第一章 概 况	1
第一节 东干族与东干话	1
第二节 东干文字的创制	14
第三节 东干话的现状	21
第四节 若干值得注意的现象	32
第二章 语 音	37
第一节 声母、韵母和声调	37
第二节 连读声调	47
第三节 内部差异	61
第四节 东干话语音和北京话语音比较	67
第五节 同音字汇	72
第三章 词 汇	87
第一节 构 成	87
第二节 词汇发展的途径、倾向及成因	108
第三节 鉴别词	141
第四章 语 法	143
第一节 词 法	143
第二节 句 法	158
第三节 残留与萌芽	350

第五章 语 料	383
第一节 语法例句	383
第二节 民间故事	387
第三节 经典译著	394
第四节 杂 议	422
附录 分类词汇	433
参考文献	547
本书始末	553

Table of Contents

Chapter One	An Overview of Tungan	1
1.	The Tungan People and Their Language	1
2.	The Creation of Tungan Orthography	14
3.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ungan Language	21
4.	Some Issues for Attention	32
Chapter Two	Phonology	37
1.	Initial Consonants, Vowels and Tones	37
2.	Liaison Intonation	47
3.	Internat Differences	61
4.	Phonological Comparison between Tungan and Mandarin	67
5.	Glossary of Homophones	72
Chapter Three	Vocabulary	87
1.	Composition	87
2.	Paths, Tendencies and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Vocabulary Development	108
3.	Identification Words	141
Chapter Four	Grammar	143
1.	Morphology	143
2.	Syntax	158
3.	Residues and Rudiments	350

Chapter Five Tungan Language Corpus..... 383

 1. Grammar Examples 383

 2. Folk Stories 387

 3. Translations of Classic 394

 4. Miscellaneous 422

Appendix: Classified Vocabulary433

References..... 547

Epilogue 553

第一章 概 况

第一节 东干族与东干话

一、东干族

(一) 东干族的形成

东干族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来源于中国的回族。东干族的形成主要与19世纪中国两个大的事件有关。^①

1. 1862~1877年陕西、甘肃、宁夏的回民大起义

这段时间，陕西、甘肃、宁夏的回民先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清起义。

陕西起义军，首先从陕西渭南、太荔一带开始，很快席卷了整个关中平原，组成了十八大营，由白彦虎等统一指挥。清军遭到沉重打击。当时清军对宁夏起义军驻地金积堡进行围剿，白彦虎等多次率部解围。后又转战西宁、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与当地起义军合作抗清。在肃州（今酒泉）兵败后，转至新疆喀什。

甘肃起义军，先后在河州（今临夏）、陇南、平凉、凉州（今武威）等地起义，逐渐发展成河州和肃州两个中心。马文禄率领肃州回民起义后，反清声势大振，使肃州成为西北回民起义最后的堡垒和中心。后因粮草断绝而失败。

宁夏起义军，在今同心县一带发动起义，马化龙是主要领导人，先后攻克宁夏府城（今银川）、灵州城（今灵武）等地。后清军包围其驻地金积堡，堡内弹尽粮绝，为保护堡内一万多口人，马化龙到清营投降。后被清军凌迟处死。

至此，陕西、甘肃、宁夏的回民反清斗争结束。幸存者于1877~1878年

^① X.尤素洛夫：《东干族向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迁移》（俄语版），伏龙芝译，1961年。海峰：《中亚东干语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

分三批进入中亚俄国境内。第一批,1877年11月,由尤素甫·哈兹列特(马化龙之子,东干人称“大师傅”)率领,是甘肃、宁夏籍余部,过境后定居于伊塞克湖东岸的普尔热瓦尔斯克县(今吉尔吉斯斯坦的卡拉科尔),第二年春,在该县的南边建了伊尔代克村;第二批,1877年12月初,由白彦虎率领,均为陕西籍余部,人数最多,经受困难最大,影响也不小,过境后辗转到达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库尔达伊县,在此建了盘营村(今马山青);第三批,1878年12月,由马大人率领,以居住在吐鲁番的甘肃、陕西籍居民为主,过境后定居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奥什。不久后,其中的一部分青海籍回民又北上至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在那儿建了加勒帕克丘别村。这三批过境的起义军余部共六千多人,是中亚东干族的核心成员。

2. 1881年,沙俄归还伊犁

这时,在处理这里的居民去留问题上,《中俄改订条约》规定“伊犁居民愿意迁徙俄国,加入俄国国籍者,均听其便”,这里的回族居民因惧怕清政府日后报复,所以,于1881~1884年,也分三批迁入中亚。第一批,1881年9月,大部分是祖籍甘肃的回民,过境后定居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以西约30公里的莫斯科区稍葫芦村;第二批,1882年2~3月,陕西、甘肃的回民和维吾尔族人过境后形成了今哈萨克斯坦江尔肯特县(今潘菲洛夫)和塔尔迪—库勒干村;第三批,1883年春天,一些陕西、甘肃的贫苦回民过境后散居在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尔肯特、阿拉木图、江布尔和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坎布隆、伊斯科拉。这三批过境的伊犁移民共四千多人。

以上两大事件产生的两部分移民,共一万余人,这便是今日中亚东干族的族源。东干族在百余年的发展,也融入了少量当地民族成分,如吉尔吉斯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1924年,苏联时期,中亚地区进行行政区域改革时,东干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被政府正式承认。

(二) 东干族族名的来历

“东干”一词原是汉语陕西方言中一个被讹读的方位词,表示“东边”的意思,起初被借用来表示西迁到新疆的陕西、甘肃回族,后来又被定为进入沙俄中亚那部分陕西、甘肃回族的族名。它本来的方位义,可能因被讹读,一开始人们就知之甚少,或者当时就无人知晓。后来,时过境迁,意随音变,就更无人知晓了。于是,讹变、误解就渐渐出现了。近年来,东干学在中国渐渐兴起,“东干”的本意及其怎么被借代的史实就有必要做出辩明和澄清。

1. “东干”是“东岸”的误读或误写

据我们所知,中国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几省区,表示方向有三种方式,一是“方向词+面(+子)”,如“东面(子)东边 | 西面(子)西边”,如西宁话^①,这种方式较少;二是“方向词+傍个”,如“东傍个东边 | 西傍个西边”,这种方式较多,如甘肃兰州话、新疆话、宁夏同心话、东干话中的甘肃话等;^②三是“方向词+岸(+儿/子)”,如“东岸(儿/子)东边 | 西岸(儿/子)西边”,这是陕西关中平原一带独有的说法,如西安话、合阳话、户县话、商州话。^③据刘俐李先生告知,她近年来所调研的东干族陕西籍营盘村,至今仍以“东岸”表方位,和现在的汉语西安话等方言是一致的。上面引用了张崇、张成材、孙立新、邢向东等多位先生的研究成果,他们都是搞方言的专家,而且都是当地人。孙立新书中写明“东岸子”表示东边较远处,张成材文中进一步指明“东岸”后面的“‘儿’改为‘子’,则表示极远”。张成材、孙立新的这些表述都和今天中亚的“东干”一词的含义是吻合的。但是,汉语中却从未有“东干”一词,更从未见有以“东干”表示方向的说法。中国迄今也未见有以“东干”命名的民族。“东干”的“干”汉语陕西话读音是[kan],“东岸”的“岸”汉语陕西话读音是[ɲan],它们的韵母都是[an],差别是声母不同。可能是先把[ɲ]声母误读为[k]声母,才导致了误写,也可能是先把“东岸”误写成“东干”,才导致了误读。

2. “东岸”的误读是由新疆突厥语族形成的

据历史记载,“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清政府以屯田实边为名,将陕、甘回民集体迁徙新疆”,“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就有两万多人,在大阪县城有500多户”。^④这些移民一是屯田,一是做生意。我们推测,可能常有些陕西人为遥指东方将他们自我介绍为来自“东岸子”,是“东岸子人”,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说者和听者之间可能常会出现差异,

① 张成材:《西宁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② 王森、赵小刚:《兰州语音档》,《现代汉语方言音库》(分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赵浚、张文轩:《兰州市志·方言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陈汝立、周磊、王燕:《新疆汉语方言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张安生:《同心方言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③ 西安话的说法由西安外国语大学张崇先生、兰州大学何天祥先生告知;合阳话的说法由当地的兰州大学学生张进告知;户县话的说法,见孙立新:《户县方言研究》,东方出版社,2001年;商州话的说法,见张成材:《商州(张家)方言的儿尾》,《语言研究》2000年第4期;邢向东、王临惠、张维佳、李小平则提供了更大地域的语料,见《秦晋两省沿河方言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④ 《中国回族》(银川版),1993年3月,转引自王国杰《中亚东干族族名族源考》,《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

比如可能“岸[ŋan]”的汉语陕西话读音听者不会发,于是在那些操突厥语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听者的耳朵里“东岸(子)人”也就成了“东干人”。渐渐地约定俗成,“东干”也就成了当地人对这批移民的专称,代指他们。但是,“东岸”包含的明确的“东边,东方”的地理信息,“东干”里没有了。后来新疆的回族移民渐渐增多,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西北回民大起义前夕,已达到15万人。这时,“东干”一词的所指对象范围扩大了,并渐渐由突厥语定型为“Tungan”。但仍是指那个移民群体,不是民族名。

3. “东干”一词在中亚的演变

(1)“东干”的第二次磨合。陕甘回民起义余部西迁和伊犁回归部分回民西迁,这两部分东干族的源头成员进入沙俄中亚后,便开始了“东干”一词的第二次磨合。第一次是1771年上述陕甘回民集体迁入新疆后开始的磨合。两次磨合先在新疆,后在中亚,磨合的双方成员相同,都是一方是陕甘回族,另一方是操突厥语的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等。按理说,汉语陕西话“东岸”、汉语甘肃话“东傍个”都会参与表演,而且,我们发现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语中也有作为声母的辅音[ŋ],是能拼出汉语陕西话读音“东岸”的“岸[ŋan]”的。但是,不知为什么,还是沿用了一百多年前在新疆的磨合结果“东干”。虽然1924年苏联政府把它定为东干族的族名,但恐怕大多数人不知道它有什么含义。

(2)中亚东干人对“东干”的理解和做法。据我们的观察,东干人一般把“东干”一词只作为对外的民族符号,在民族间、国家间的交往中,要标注这样的符号。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回民协会的报纸《回民报》,报头的位置上有三种文字,首先用东干文写“хуэймин бо”音“回民报”,是对本民族内部的,下一行用俄文写“дунгана газета”或“дунганская газета”,是专门对外的,再下一行用汉字写“回民报”。这一行汉字也可不写。2001年吉尔吉斯斯坦回民协会创办了《回族》杂志,封面上也是先用东干文写“хуэй зүй”音“回族”,然后再用俄文写“дунгане”东干,专门对外。但是,在和汉族人交谈中,不会涉及“东干”的说法。在他们的民族意志、民族心理深处,是浓浓的华夏情。他们记得的、反复强调的永远是“回族、回民、中原人”这些概念。

(3)“东干”一词词义模糊,持续讹变。汉语陕西方言词“东岸儿”的明确的“东边”的地域信息,在“东干”一词中看不到了,东干族中的陕西籍后裔搞不清楚了,不懂汉语陕西方言的甘肃籍人更不清楚了。苏联东干学专家、东干族通讯院士苏尚洛先生谈到“东干”一词时,曾说“东干一词不

是从突厥语中来的音译,而是一种地理概念”^①。我们认为,说“东干”是地理概念是正确的,但它同时也是突厥语对汉语陕西方言的音译,只不过是把“东岸”译成“东干”,不确切罢了。可见,苏尚洛不是陕西籍人,不是很了解“东岸”的地理含义。又如,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甘肃籍村落伊尔代克,那里的人把“东干”说成“达维耶儿”[tviieə] (该村的两位东干族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她们护照上的俄文民族名为“Двиер”,读音为“达维耶儿”),即“东”只保留[t]声母,略去了韵母,“维耶儿”[viieə]是“岸儿”的讹变。缘起是这样的,汉语陕甘方言在开口呼[ə]和[a]零声母字前面都要加上个声母,汉语陕西话是[ə][a]前面一律加[ŋ],例如“鹅[ŋə]、岸[ŋan]”;汉语甘肃话是[ə]前加[v],例如“鹅[və]”, [a]前加[n],例如“安[nan]”。而“维耶儿[viieə]”显然前面加的是[v],即把“岸[ŋan]”讹变成“维耶儿[viieə]”了。再如,在哈萨克斯坦的陕西籍村落马山青有人说“东干”是“东甘”,就是“东边(是)甘肃”的意思。这样,从“东岸儿”到“东干”“东甘”,再到“达维耶儿”,越来越离谱了。

(三) “东干人”与“东干族”

“东干人”与“东干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东干学日益兴盛的今天,有必要严格界定它们的内涵和外延。

“东干人”是特指1771年清政府为屯田实边将陕甘回民迁徙到新疆,当地操突厥语的少数民族对这个西迁群体的称谓。后来,新疆的回民渐渐增多,这个称谓也延续下来。但它的使用范围始终限定在新疆民间,历届政府一直称他们为回族。而“东干族”则是专指19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北回民起义余部和伊犁回归时的部分回民西迁至中亚后,当时当地政府承认并沿用至今的民族名称。但它的使用范围始终限定在中亚。为了和中国境内的回族相区别,“在汉文中也可以使用‘中亚回族’一词”^②。

科学研究中应严格掌握“东干人”与“东干族”的内涵和外延。曾有学者说,“新疆维吾尔人把回族叫东干人”^③。这样讲就把新疆境内那部分陕甘回民等同于中国回族的全部了。事实上中国的回族并不叫“东干”。还有学者说,“东干族(回族)主要生活在中国及东南亚一些地区”。这样讲就

① 苏尚洛:《七河省的东干人》,伏龙芝译,1986年,转引自王国杰《中亚东干族族名族源考》,《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

② 胡振华:《关于“东干”、“东干语”、“东干双语”和“东干学”》,《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通讯》2003年第2期。

③ 《苏联民族志学》,1954年第1期,转引自王国杰《中亚东干族族名族源考》,《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

把专指中亚的“东干族”与中国回族、世界各地回族移民混为一谈了。事实上中国回族、世界各地回族移民并不叫“东干族”。^①

(四) 东干族的人口与分布

现在,据有关资料,东干族在吉尔吉斯斯坦有52000人,^②在哈萨克斯坦有40000人,^③在乌兹别克斯坦有2000人。^④总数近100000人。

就地域来看,东干族主要集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西20~30公里的公路沿线,比什凯克以东100公里左右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交界的楚河两侧的公路沿线。那里密布着二十多个东干族村庄。他们把中原农耕文化带到了中亚,现在仍多以蔬菜、蘑菇、稻子、棉花种植为业,善于制作面食,仍保持着睡火坑、用筷子的习惯,与当地各族人民友善共处。他们亲近中国,称汉人为舅舅,是他们的娘家人。置身于那里的村落,使人感觉像是在中国西北农村。

东干族的分布还可以从国别、来源角度做些说明。请看表1-1及图1。表中的地名是东干族所分布的村镇名或城市名,括号内是该村落的另一个名字。

表 1-1 东干族分布表

来源 国别	甘肃籍	陕西籍	陕西、甘肃籍
吉尔吉斯斯坦	阿列克山德洛夫卡 梢葫芦 米粮川 坎特 那仁 伊尔代克	坎布隆 伊斯科拉 米丘林	比什凯克 托克马克 伊万诺夫卡 红旗
哈萨克斯坦	江布尔 加勒帕克丘别 潘菲洛夫 阿拉木图	稻地 马山青(营盘) 新渠(绍尔丘别)	
乌兹别克斯坦			东干诺夫卡 塔什干 卡尔·马克思

① 贾东海:《世界汉学中的东干学问题》,《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转引自王国杰《中亚东干族族名族源考》,《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

② 穆·伊玛佐夫:《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通讯》2003年第2期。

③ 伊·尤素波夫等:《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通讯》2003年第2期。

④ 玛乃·萨乌罗夫:《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人》,《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通讯》2003年第2期。



图 1 东干族分布示意图

说明：

1. 图 1 系作者参考《新编世界地图集》（成都地图出版社编著，成都地图出版社，2014年出版）临摹而成。
2. 图 1 中东干族村落的分布据作者的调研结果填入。

二、东干话

我们这里讨论两个问题，是东干话的形成和发展，二是东干话是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

（一）东干话的形成和发展

1. 东干话的形成

东干话就是东干族的民族语言。这种民族语言地位的建立是从东干族在中亚境内出现并得到语言使用者的承认开始的。进入中亚的那些陕甘回民，在进入中亚前，他们可能互不相干，而进入中亚后，由于民族的同一，反清失利的苦难经历的相同，前途的一致，尽管陕甘方言有些差异，但他们的使用者是绝对相互认同的，实际上这些差异也只是大同小异。他们明白，在中亚这个陌生的地域，他们是一个生活和语言同当地其他民族都不相同的新民族，以各自的方言为基础的共同语言也就是这个新民族的民族语言。

这些陕甘回民，在当时当地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一边为生活奔波，一边用口传的方法，把华夏回族璀璨的民间文学代代传承。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东干族的口传文学，如：古今儿、神话、曲子、猜话、口歌儿、口溜

儿等文学样式。而在口传这种语言活动之中,陕甘话既在求同存异,也在相互渗透着。

在新的地区和新的语言环境中,中亚东干族一方面使用本民族语言,另一方面也吸收俄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同时,东干族信仰伊斯兰教,东干人为完成必要的宗教仪式还要学习阿拉伯语。他们通过从阿拉伯语、俄语、突厥语中吸收词语的方式丰富了自己的词汇。如果说东干话中的阿拉伯语外来词主要是一些代词以及伊斯兰教祈祷仪式的术语,那么突厥语外来词则多是日常生活的词语。中亚东干人在思想政治和科技方面的词语,同苏联其他民族一样,都是从俄语借鉴来的。

可见,陌生的社会语言环境和语言使用者的共同命运,在东干族民族语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50年间(1877~1928),作为东干族民族语的东干话,还只停留在口语阶段,还没有文字,没有书面语,可以看作东干民族标准语的预备期。

2. 东干话的发展

东干文字的创立在巩固和发展东干族民族语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在1924~1925年中亚地区完成民族地区划界以后,苏联政府开始支持为原来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东干族的有识之士曾先后创制了两套字母。

1928年,一群在塔什干求学的大学生如十娃子等在拉丁语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拉丁文字母,很快被审议通过。1929年第一次出版了东干话教科书。1932年在阿拉木图和伏龙芝(今比什凯克)又建立了两所授课学校。接着又出版了一些教科书,如《第一步》《新路》等。这些书籍虽并不多,但它们是东干族民族标准语的第一行字,是东干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1932年在伏龙芝创刊的东干话报纸《东火星儿》《布尔什维克的得胜》,经常刊登内容广泛的各种材料,促进了标准语词汇的传播与发展,在东干族民族标准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接下来,很快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文艺作品、译著、语言学论著、科技论著,如诗集《革命的浪》(十娃子,1932),中篇小说《走过的路》(雅四儿·十娃子,1938),语言学论著《东干语正字法中的一些问题》(尤素普·闫先生,1937),译著《马卡尔·楚德拉》(高尔基),《苏联宪法》等。10年间(1929~1940),出版了大约40部各种题材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论著、译著奠定了东干族民族标准语的基础。

东干族民族标准语的形式以东干甘肃方言为基础。其主要原因是,第一,该方言只有三个声调,东干陕西方言有四个声调;第二,同东干陕西方言

相比,它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范围;第三,拉丁字母方案的制定者中大部分人使用东干甘肃方言。

这是东干族民族标准语形成和发展的初级阶段,是东干文学和科学创造得到鼓舞和提升的阶段。

东干族民族标准语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二战后以俄文字母为基础制定新字母开始的。新字母克服了拉丁字母的缺点,更靠近俄语和周围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1953年5月新字母被审议通过。1954年新字母、新正字法和标点符号方案被通过并实施。1955年开始使用新文字授课。各类出版物的出版也得以恢复,出版了各种东干语书籍和教科书。东干族农村都有中小学,都开设东干话课程。现在,吉尔吉斯斯坦有东干文《回民报》,哈萨克斯坦有东干文《青苗》报,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广播电台每周有45分钟东干话广播,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台每月有一期30分钟的东干话电视节目。1955~1993年,38年里共出版各类东干话书籍160多种。^①东干族民族标准语的口语和书面语在中亚都得到了全面发展。

最近几年,东干族民族标准语又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广泛地从现代汉语中借鉴词语。

(二) 东干话是汉语陕甘方言在中亚的特殊变体

东干话在1937年已吸收了突厥语、俄语的不少词语,同时在语音、语法领域也有一些变化。阿·阿·龙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认为,这些变化“使我们有根据将苏联的东干语不是看作汉语的一种方言,而是将其看作与汉语有区别的一个独立的语言实体”^②。这就是说,东干话已变为一种新的语言了。这种看法在一段时间内,曾有一定影响。但事实并不是那样。东干话是汉语陕甘话在中亚的特殊变体,尽管它吸收了较多的外来词(东干族东干学家卡里莫夫估计约有10%^③)。不要说在1937年,即便在21世纪初,只要懂得汉语陕甘方言的人,双方用汉语陕甘方言相互交谈,彼此大多还是能听懂的。前些年,我们曾在中亚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这说明东干话的主体部分还是一百多年前的汉语陕甘话。这从以下东干话与汉语西北话的粗略比较中,更能看出。

① 阿·卡里莫夫:《东干民族语和文化的建立和发展》,《东干语言文学发展的重要问题》(俄语版),国际科学研究大会文献,阿拉木图,2001年。

② 《东干语》,1937年,转引自海峰《中亚东干语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③ 阿·卡里莫夫:《东干语》,《苏联各民族语言》(第5卷),转引自海峰《中亚东干语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页。